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3年短篇小说:

城乡转型中的短篇小说

□段崇轩

2013年的文学“气候”依然“风调雨顺”,短篇小说依然成果累累。这一年,短篇小说的题材比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现在才有,而今年显得格外突出。乡村题材小说数量锐减,且质量有所下降;而城市题材小说明显增加,且质量呈上升态势。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衰一兴之间,恰恰表现了中国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时代转型。

乡村题材的衰退与新的“生长点”

对独尊文坛近百年的乡土、乡村文学的衰退,许多评论家、作家都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农民是一个根基性的群体。城镇化、城市化的发生,势必会导致乡村文学的衰落。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悲壮的,它同样会孕育杰出的文学。而未来的城镇化、城市化,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结绳与融合,乡村文化还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乡土、乡村文学依然会继续下去。

在2013年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多方面展示,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揭示,它昭示了农村不可阻挡的衰落之势以及对发展的寻求,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多变命运。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讲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倒流河南岸的农民跑到河北岸的山里挖煤、当煤老板的曲折故事。倒流河是一方地域风景,也是一个文学象征。在变幻莫测的社会运行和市场经济中,农村、农民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用质朴的写法,刻画了立本与顺顺这对农民夫妻的形象。他们能吃苦耐劳、敢冒险,从挖煤工到煤老板,由穷变富,实现了经济、人格的自尊。贾平凹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和农民发展的艰难性、偶然性,揭示了农民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同现代社会的巨大差距。朱日亮的《野猪泡,野猪跑》也是一篇描写农村发展的作品,但却充满了一种喜剧性和荒诞感。深山里的野猪泡村一穷二白,村干部为了资金问题一筹莫展。青年小国随口虚构说湖里有怪物,立刻引起了村、乡、县领导的重视,他们信以为真,实地考察,登报宣传,要把这里开发成“摇钱”的旅游景区。小说故事情节有趣,乡土气息浓郁,真实地写出了偏远山村的生存情状。杨小凡的《梅花引》,以“我”回故乡为母亲上坟烧纸为线索,展示了农村的破败、空寂,还有曾经风云一时的大队治保主任晚年的凄凉、悔恨和悄然死去,写出了农村“骨子里”的败落。

书写农村的种种现状、现象和问题,也是当下短篇小说着力之重心。温亚军的《崖边的老万》展现的是城市化进程给农民家庭造成的严重伤害。老万本来有一个和睦、安静的家庭,但老伴猝然去世,儿子进城打工,儿媳不甘寂寞跟有钱男人跑了,留下上初中的孙女由他照顾。没有父母管理的孩子成了问题学生,老万既要操心儿子的再婚大事,又要担负孙女的生活和管教,身心疲惫。马金莲的《顶链》讲西部农村结婚要彩礼的风俗习惯及其给男女双方家庭造成了莫大的影响。男方马家卖掉了两大一小两头牛,父亲马万山的卖牛钱遭到抢劫,大病一场,心灰意冷。新媳妇麦香虽争得了彩礼和自尊,但金项链后来的偶然丢失,弄得她内心忐忑,影响着她与丈夫和公婆的关系。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西部农民在追随现代生活方式中付出的沉重代价,让人感慨万端。王保忠执著于乡村题材短篇小

说创作,《借宿》《心爱的儿子》《安魂》等把笔触深入到了乡村的民情风俗和人际关系中。《安魂》的主人公陈树德的茱萸塚被人放火烧掉,本该让人同情、帮助,但不谙乡情的他把全村人当嫌疑犯,恣意派出所民警盘查,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和敌对。作家揭示了乡村社会看不见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要求,对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进行了反思。

农民工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是近年乡村题材小说着力之领域。阎连科的《把一条胳膊忘记了》以惨烈的情节、滞重的语言、悲痛的情感,描述了17岁的打工少年银子送老学金棒的一条胳膊回故乡的故事。金棒死在倒下来的楼塌事故中,一条胳膊留在工地上。包工方匆匆火化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根本不睬不理遗漏了的胳膊。金家得了一大笔赔偿,隆重而安心地安葬了金棒的骨灰,也不愿接受节外生枝的一条胳膊。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条完整的胳膊,在现实生活中竟遭到了如此的漠视、冷遇。只有淳朴、善良、仁义的少年银子,带着金棒的一条胳膊千里迢迢送回老家,默默埋葬。小说表现了底层人生命的无足轻重和一个少年对生命的关切、呵护和尊重。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同样写的是农民工的还乡,但不是身体的还乡,而是灵魂的还乡。年轻媳妇王翠华是村里最后一批进城打工的,但她不愿与同乡姑娘们开洗头房、做皮肉生意,因误导外乡姑娘小芳沦为了卖淫女,她几次上访请求公安局解救,最后竟变成了乌鸦,整日在空中盘旋,嘴里叫着:“苦哇!苦哇!开洗头房丧天良,我对不起小芳,我要上访!”乌鸦是王翠华灵魂的化身,她虽然成为卑微的打工者,但依然坚守着善良、纯洁、正直的品格,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反抗着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人性的堕落。

乡村题材短篇小说在表现当下农村的衰落命运,揭示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刻画农民工的生存和精神境遇等方面,确实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它看到了农村衰败、农民不幸的一面,但忽视了农村发展、农民奋争的一面。它关注了部分农村无可奈何的破败乃至消亡,却没有昭示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蜕变。对于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城镇化建设,当下短篇小说涉猎甚少,表现不力,而这恰恰是中国农村的新生之路,乡村题材小说的“生长点”。

城市题材的兴盛与发展瓶颈

在乡村题材小说逐渐衰退的同时,城市题材小说却不断生长、壮大,形成了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二元并存的文学态势。目前的城市小说还处在探索、发展时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缺乏自觉的文化意识,大部分作家的创作还处在感性、自发的状态,凭借的多是个人感受;而没有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观照、去表现。其次是作家对城市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偏见,认为城市需要审视、批判,而乡村是美好的,应当美化、歌颂。这些问题,都阻碍着城市小说的健康发展。

在2013年的城市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中青年作家对城市问题、现象乃至城市人心理等的探索和把握。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切入的是当下中国特别是城市的社会难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小说描述师范大学管道工大姚以

短篇小说安静前行

□程天翔

与长篇小说在2013年的“集体爆发”不同,短篇小说创作在安安静静地进行着,作家在探索性、突破性、原创性等方面仍有不小的上升空间。如今,各种新的现实问题接踵而来,作家在把握题材的选择上可谓丰富多样,如何在文体自身的调整、变革上做文章,如何继续开掘探索新的题材领域,如何与世界短篇小说的繁荣快速“接轨”,依旧是国内作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总的来看,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主流是:聚焦社会热点,描摹时代画卷;突出婚姻家庭,探究人性细微;叹咏乡村世界,记录底层声音;发掘题材多样,丰富民族特色。这一年,老中青三代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足够重视,相继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精品力作。特别是“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作家的异军突起,成为2013年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一抹耀眼的亮色。

城市题材日渐突出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城市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人口膨胀、房价飞涨、交通拥堵、就医难、入学难等各类现实问题随之产生。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领域的城市题材热也在逐步升温,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需要对现代城市生活和城市生活具备审视、反思和批判的创作态度,才能有效地捕捉现实,透过现象挖掘本质,写出好的作品。从2013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是一部反映教育问题的作品。作家在情节设置方面回避了较为常见的学校教育,而把关注重心放在家庭和社会教育上。小说中,底层市民大姚夫妇“望女成凤”心切,不断安排、干预着女儿姚子涵的生活。米歇尔的出现,象征着一种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在她的引领下,姚子涵在大雨中用近乎疯狂的举动表现出了一个孩子天真本性的回归。

范小青的《梦幻快递》通过一个找不到的“快件”,表现了人性深层的迷失和荒谬。作家从日常生活出发,以小见大,深刻阐释了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

小岸的《失忆日记》写的是底层小人物的悲哀。主人公韩宝军是一名澡堂的搓澡工,为了给父亲治病,父子玩起了“躲猫猫”,最后以父亲的出走而告终。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浓浓的父爱和赤子之情,看到了因贫寒陷入困窘但不丧失人生希望的积极元素。

胡学文的《我们的病》是一篇很有意味的小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这天因听到一对男女乘客吵架而想到了自己的家事。小说深刻揭露了生活中人的病态,进而联系到社会的扭曲,生活的变形,以找不到的“北斗路”暗喻北斗星,从而呼唤温暖亲情、爱情的回归,发人深省。

蒋一谈的《林荫大道》写两个年轻人一次偶然住进豪华别墅的经历,展现了当下青年的生存和精神窘境。他们正值最好年华,又受过良好教育,本该有强大的精神世界,但前所未见物质世界冲击着他们的心灵,险些让自己多年历练形成的人生观发生崩塌。小说提出了一个物化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困境与重建“精神家园”的问题,这是城市文学值得深入挖掘和拓展的重要主题。

邓一光的《轨道八号线》写的是4个年轻打工者的故事。与以往从生活、物质角度来写打工者不同,这部小说将关注的重点伸向了底层群体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反映了整个群体孤独、窘迫的现状。在邓一光笔下,他们的内心是一把火——青春之火,欲望之火,甚至毁灭之火,随时会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燃烧。

徐则臣的《六耳猕猴》借主人公冯年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六耳猕猴,身上拴着铁链,在大众面前表演杂耍,反映出小人物的艰辛、无奈、无望的现状。小说以虚实相间的笔法赋予了故事多重阐释的空间,表达了对底层人物强烈的人文关怀,深具现实意义。

此外,以城市题材、底层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佳作还有南翔的《老桂家的鱼》,王祥夫的《积木》,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前三门四号楼》,叶兆言的《再痛也没关》,徐坤的《地球好身影》等。这些小说特色鲜明、立意丰厚,无论是描摹时代的风云流变,还是展现各个阶层的生存镜像,无一例外都饱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

人性、情感的深层挖掘

在2013年,更多的作家试图将笔触深入到各阶层的精神情感领域,对人的欲望、情感、精神等进行深层挖掘,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作品。

铁凝的《火锅子》通过描写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极为平常的一天生活,展现了他们厮守一生、相扶相携的爱情态度。小说中,两个暮年老人围坐在火锅前,互相夹菜,相敬如宾,这些细节的刻画成为传神,也给当下的浮躁爱情做出了典范。

苏童的《她的名字》是一篇很值得玩味的小说。名字本是“自我”的一个记号,在主人公段福妹那里,却成了影响其一生的“魔咒”。从“段妈”到“段非非”再到“段瑞滴”,最后重新回归本名,“名字”的魔力经久未散,左右着主人公的才智和命运。福妹与名字的抗争,更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在苏童举重若轻的文笔下,我们感受到了人的渺小和无奈。

再正方的《路神》是一部多元素融合的作品。小说写了空巢老人的内心世界,写了“请神”这一民族习俗和当下社会的拜金现实,是一部呼唤亲情、莫忘故土的心灵告白。小说的主题提醒我们:当传统不再、金钱变成了惟一信仰,还有多少人会回望和思考生命最初所追随的轨迹?

裘山山的《寒露寒》记叙了两个曾经是情敌的老同学,时隔30年后再相聚的故事。作品没有复杂的情节,寥寥几笔就隔中青年人那种谨慎、不安和见面时不胜唏嘘的复杂心态刻画得真实感人。作者以其独到的笔触呈现了人世无常与岁月无情,也表达了人性之于命运的旷达与宽厚,流动着温暖的人文关怀。

鲁敏的《小流放》写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利用心理刻画将

及妻子韩月娇对女儿姚子涵的抚养、教育、管理等一连串情节,鲜活地表现了当下“教育竞争、成龙变凤”意识。残酷的竞争改变了父母亲的生活,也摧残了孩子的心灵和身体,成为城市社会愈演愈烈的文化病象。毕飞宇的小说写得敏锐而雅致、调皮而锐利,形成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充分显示了短篇小说的美妙与魅力。范小青的《五彩缤纷》写的是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造假现象。“我”想在城里买房子,却遭遇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小说深入地揭示了当下城市的时代特征——城市人特别是年轻人在虚拟世界中生存的艰难。贺奕的《五道口贴吧故事》表现的则是城市网民的社会心理。一帮网民在网上围观、议论俄罗斯女孩柳芭被杀一案,参与者众多,时间长达3个多月。案件扑朔迷离,网民的议论分析头头是道、独出心裁,是一篇真正具有城市感和现代感的作品。

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城市短篇小说擅长的一个领域。吕魁的《朝九晚不归》真实表现了一个白领疲于奔命的工作、麻木的情感和精神、世俗的生存欲望。裘山山的《对影成三人》中,音乐教师包晓妮看似活得潇洒,其实却没有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孙频的《捐客》写某公司的四男一女5个白领,把他们生存的艰难、内心的孤独乃至爱情的幻灭展示得淋漓尽致。蒋一谈的《林荫大道》描述的是刚刚毕业的女博士夏慧在职业、爱情上的无奈选择,真切地表现了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窘境,揭示了现代人在五光十色的物化时代的心灵博弈和精神痛楚,令人感慨、深思。

其次是情感的、心灵的、良知的精神困境。李治邦的《给我一个理由》刻画了一位小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重,他年近不惑,人生不顺,却固执地要人给他一个“理由”,但总是难以得到。鲁敏的《当我们谈起星星》描写了文学艺术圈外表的风光、热闹、浪漫和内在的空虚、无聊、隔膜。付秀莹的《醉太平》同样表现了文化学术圈外强中干的颓废景象。人到中年的老费,既是知名学者又是名刊主编,但春风得意的人生中,却掩盖着婚姻的破裂、情感的空虚,以及对圈子的厌倦、对学术的怀疑。她的另一篇《曼啊曼》写北京白领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纠结,蕴含着现代都市的新鲜气息,表现了城市人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城市底层民众与打工者是城市社会的庞大基座,表现这一阶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了。在2013年的短篇小说中,依然涌现了描述这一阶层的众多佳作。苏童的《她的名字》刻画了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段福妹,为了与命好的女朋友一样有美好的人生,三次煞费苦心改名字,但并未改变自己曲折艰苦的命运。刘庆邦的《我有好多朋友》描写了一个工作尽职尽责,向往城市生活,不愿再回到农村,虚荣心很重,渴望城市爱情婚姻的小保姆形象。徐则臣的《成人礼》塑造了两位打工者形象。主人公行健是一个从蒙昧走向觉悟的年轻人,而“她”则是一位在打工生涯中化蛹为蝶的美丽女性。“她”给予他的关爱、勉励,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打工、奋斗、人生的真正意义。小岸的《寻父记》描写了一对父子,父亲在街头修车,儿子在澡堂做搓澡工,两人相依为命,勤奋干活、憧憬未来。而人有旦夕祸福,面对父亲的重病,儿子要动用全部存款为父治病,且为了儿子的未来悄然失踪,充分表现了底层民众人生的艰辛、亲情的真挚、人性的美好,使读者在无言的悲伤中,感受到了底层社会的淳朴与温暖。

自我悬置,隐约流露出对时代的拒绝和反思。穆先生和妻子为了让儿子更好地迎接中考,在离学校最近的小区租了一套一居室。此后,生活条件的绝大反差让穆先生如同坠入空洞,他开始靠打听、揣测以前的租户打发时间,甚至以冒充别人的身份取乐。小说侧面表现了现实环境挤压下人们的心灵所承受的重负。

艾伟的《整个宇宙在我说话》借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阐释了心灵想象空间的无限大以及宇宙意识超越生命个体经验的奥妙。小说深刻指出了当下人精神、情感空间的狭窄逼仄,无法走出大众经验心理的束缚。

金仁顺的《喷泉》写的是矿工的故事。小说没有正面写矿工张龙和老安艰辛生活及工作的危险性,而是通过他们与吴爱云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底层人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小说的情节设置颇为精巧,笔法大开大合。

姚鄂梅的《一次出轨》写了主人公朱方元因和保姆一次偶然的出轨而引发的家庭危机。小说在人物心理的刻画方面是充分的,反映了当下人因环境影响致使人性压抑难以解放的普遍现象,借“出轨”这个话题探讨了家庭生活和谐的重要性。

在对人性情感的深层挖掘方面,好作品还有不少,如李治邦的《给我一个理由》、薛忆劭的《剧作家》、陈年的《九层塔》、柳营的《对偶》、何玉茹的《我们的小姨》等,把这些作品糅合在一起,可堪称一本研究当代中国人人性情感的奇书。

农村题材及其他:沉默中的索求

与近年来时兴的城市题材热相比,短篇小说在乡村题材的发展显得略为缓慢。作品数量虽然不少,但那些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思想力度的精品还有待挖掘。这一方面固然和时代发展有较大关系,另一方面,恐怕也和之前的浮躁题材开掘过度,以致作家创作热情不高有关。2013年,比较出色的农村题材作品有贾平凹的《倒流河》、晓苏的《酒疯子》、东西的《蹲下时看到了什么》等。

贾平凹的《倒流河》记录了西北地区部分农民为了改变贫穷而冒险下矿井挖煤的生存现实,表现了当下农民现实的人性和生存意识的变化。从文化现象上来说,“倒流河”这个意象更像是贾平凹对农村社会现状的一种暗喻,鞭挞了那些为钱铤而走险、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呼吁淳朴善良的民风回归,这也是小说想要表达的积极意义。

晓苏的《酒疯子》是今年农村题材的又一力作。主人公袁作文发现自己的女人与村长苟合,他却被村长赶出门来。袁作文除了借酒消愁、身心烦躁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作品着力塑造遭遇物质、精神双重困境的小人物形象,深刻展现了农村的现实图景。

东西的《蹲下时看到了什么》写出了“习惯”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困扰。“习惯”作为情节发展和人物行为的一切动力,遮掩了“人的再度动物化和符号化”;小说中人物的出场更多具有漫画的特点,作者以乡村趣闻的形式,以冷静、理性、富有张力

城市小说可以写城市的现在,也能够写城市的过去,后者不妨称为:古城叙事。一批年龄较长的作家始终在发掘着古城的旧人旧事,捕捉着其中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性格。王雄的《八宝印泥》以御用八宝印泥为故事线索,展示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传奇,书写了民间艺人为传承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以及他们的高洁人格和精神。刘树生的《丙午八月祭》讲述的是“文革”年代,一张沉香条案与一只名贵信鸽的悲剧遭遇,凸显了昔日市民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性格。聂鑫森的《典当奇闻》写的是湖南湘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典当行业,小说刻画了一位学识渊博、有仁有义、外柔内刚,在日本浪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黄咏梅的《八段锦》描写了梧城老中医傅少杰与他的宝芝堂中医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怎样一步步地萎缩、消亡。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城市的旧人旧事,但恰恰是真正的城市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文化、有思想,值得年轻作家研读、借鉴。

城市小说风生水起,强势登场。但由于根基不深,又缺乏理论引导,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在思想观念上,还没有确立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在艺术表现上还没有形成一种丰富的、成熟的写作方法和范式。作家自身普遍存在着思想理论的欠缺,特别是对城市历史发展、深层矛盾的认知方面缺乏理性认识和思考,这就必然导致城市小说的浅薄化、雷同化、杂化、碎片化等问题。

在城乡交织地带开掘

城镇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既包含着乡村文化,也渗透着城市文化,在这种城乡交织地带,更可以折射出两种文化的冲突、交融。傅关军的《回乡记》是一篇正面展示新农村建设图景的小说。故事以城市企业老板宋词为线索回到故乡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展示了宋庄在城镇化建设幌子下出现的乱象。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尖锐问题。杨遥的《刺青蝴蝶》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小镇上发生的青春故事。小说表现的是城市文明对农村孩子的巨大吸引力,一个农村孩子在两种文化的交错中成长,城市在他们心里还是一个“乌托邦”。

当今的农村与城市,各种阶层的交往、多种文化的碰撞,使现实生活变得斑驳陆离,意味无穷。邵丽的《小舅舅死了》就是一篇重新审视城乡关系的作品。作家从一个城乡交错的家庭历史中,从亲人之间的关爱和无意识伤害中,一点点地发掘和凸现了一个卑微、屈辱而又本性善良、纯朴的小舅舅形象。小舅舅窝囊的一生,折射了城里亲人们的冷漠、虚伪和农村传统道德对人的扭曲、压抑。而事实上,正是“小舅舅在家伺候老人,支撑门面,为这个家族默默地垫背和牺牲”。这是对乡村文化、特别是城市现代文化的一种反思与批判,是对乡土人生以及文化性格的发现和哀悼。作品富有纪实特色,写得扎实、刚健而沉郁。

城镇的社会与人生是一座文学富矿。城镇化建设将加速中国现代化步伐,促使数亿农民完成身份上的转变和人格上的提升,在更广大、更深入层面上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接与交融。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大转型中,短篇小说也将承担起自己文学使命来。

的语言,为我们摆出了一道人性难题,凸显了洞察世事后的明净与宁静。此外,残雪的《外地人》、周建达的《自留地》、王忠保的《安魂》也都是今年不错的农村题材小说。

除了农村题材,部分作家在民族题材方面也有涉猎。了一容的《我的颂乃提》以写男孩伊斯哈格举行成人礼的故事,详细描述了伊斯兰的民族习俗“割礼”及其地域环境和文化特征,并以伊斯哈格成长的心路,深刻展现了伊斯兰民族吃苦耐劳、磊落宽容、勇敢机智的优良品质。小说通篇闪烁着圣洁美好的光彩,对当下社会的成人礼过于注重“形式”,而轻视“核心”的现状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反思。叶舟的《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写得跳动洒脱,轻松自如,有武侠小说之风范。小说通过描写两个身份悬殊人物行为的强烈反差,将小说主题直指当下现实:有的人人生来富贵,却耽于玩乐;而大多数真正有才干有信仰的平凡人,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空间?

“80后”已成气候 “90后”初登场

在2013年各大文学期刊的版面上,“80后”作家的作品占到相当篇幅,而且亮点颇多,他们的成长正为日后文学的繁荣发展做着不断的贡献积累,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蔡东的《无岸》以“45岁这年的一个晚上,柳萍宣告自己的人生失败”为开头,将一个正经历人生各种危机的中年女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女儿的未老先衰、丈夫的“受辱训练”等,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式的生存经验和竞争法则,宣泄了主人公一家作为小人物的悲哀。

陈再见的《微尘》写出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助与挣扎。文学青年“我”离乡打工、穷困潦倒,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我在一场荒诞而辛酸的乡村葬礼中,看清了“我”、罗一枪以及诗人朋友各自的命运。小说的心理描写极为细腻,侧面揭示了现代都市的咄咄逼人和乡村发展进程中的畸形现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孙频的《杀生三种》与其以往的小说主题相比有所突破,在这篇小说里,她探讨的是个人与文明的关系。小说将3个人与一条蛇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环环相扣的3种谋杀方法,让人在惊心动魄中不免唏嘘与思考:到底是先有病态的个人,然后有病态的社会、文化与文明,还是病态的社会、文化与文明造就了病态的人?

林森的小说着力描写转型期的社会激变、人生起伏与民俗变异,展现现代思潮、物质变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他的《有几条路飞往木卡巴》以第一家厂展开家族叙事,在转型期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中,关照了人们内心的思想交锋与人生困境。

吕魁的作品多数关注“80后”卑微的梦想、岌岌可危的当下境遇,心怀怜悯同情,却不悲观颓废,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他的小说《朝九晚不归》叙事节制,角度新颖。作品通过对马山这个都市白领一天生活的细致描写,写出了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奋斗的不易。

李唐出生于1991年,已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他的小说《斯德哥尔摩》以先锋的笔法写出了现代人内心无所依托的精神困境,流露出浓郁的卡夫卡气息。

2013年算得上青年作家在短篇小说领域集中爆发的一年,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作品外,还有甫跃辉的《伺鼠》、彭扬的《皮囊》、王小忠的《小镇上的银匠》等。这些作品在文学探索上各具特色,各有气韵,展现了青年作家的青春风采和创作实绩,也为当下文坛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